

从“灵韵”消退到人机共生：AI时代文学情感的异化与重构

From the Loss of “Aura” to Human-Machine Symbiosis: The Alie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Emotion in the AI Era

曾艳钰（Zeng Yanyu）

内容摘要：文学情感表达的历史形态与媒介条件密切相关，其审美经验与主体结构在不同技术语境中不断重构。本文考察文学情感从传统社会经工业化、数字化，直至人工智能语境的历史演变，分析情感经验由整体化走向碎片化、由群体性走向个体化的结构性转型，论证“灵韵”作为文学情感经验的核心审美品质。技术变迁引发了情感表达的双重效应——工业化和数字媒介导致情感的规范化、碎片化与“熵增”现象，而人工智能的介入进一步动摇了情感真实性与创作主体性的经典范式；但技术也为情感表达提供了重构可能，跨媒介叙事与虚拟现实等形态拓展了情感表达的新维度。本文提出“人机协同创作”的实现路径，指出数字时代的“灵韵”正从静态的“此时此地”转向动态的“分布式存在”，其重构需要在技术辅助与人文价值之间建立动态平衡机制。

关键词：灵韵；情感理论；情感异化；人工智能；人机协同

作者简介：曾艳钰，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美国文学、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审美文学批评等研究。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原理研究”【项目批号：22&ZD284】阶段性成果。

Title: From the Loss of “Aura” to Human-Machine Symbiosis: The Alie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Emotion in the AI Er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forms of literary emotional expression are intimately bound to media conditions, as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subject formation undergo continuous reconfiguration across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context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literary affect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 through industrial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AI environment, analyzing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from holistic to fragmented modes and from collective to individualized configurations, while arguing for “aura”

as a core aesthetic quality of literary emotional experience.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s have generated dual effects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digital media have induced the standardization, fragmentation, and "entropic decline" of affect, whi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rther destabilizes classical paradigms of emotional authenticity and creative subjectivity. Yet technology also opens possibilities for reconstruction, as transmedia narrative and virtual reality expand new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possible pathways for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creation," demonstrating that digital-age "aura" is shifting from the static "here and now" toward a dynamic "distributed presence," whose reconstruction requires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technological enablement and humanistic values.

Keywords: aura; emotional alienation; affect theo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uthor: Zeng Yanyu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British and American modernist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 literary theories (Email: yzeng2646@hunnu.edu.cn).

文学作为人类情感表达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贯穿了从古典时期到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它不但是个人生命体验的记录，更是用语言和叙述建立起联系群体记忆与社会情感的纽带。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1936）中提出的“灵韵”（Aura）概念，揭示了艺术作品独特的时空属性与不可复制性。¹这种“灵韵”源自创作者的身体经验与精神感知，体现为“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65）。它既是艺术作品“可靠性和权威性”的保证，也是人类对自然的审美体验与精神寄托。²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文学领域，这种基于人类主体性的“灵韵”正逐渐消退：源自生命体验的艺术创造正在被模式化的算法写作取代，情感的真实性与审美深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异化危机。

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揭示，情感不仅是心理现象，更是一种跨身体、社会和文化场域的动态力量，具有“身体化”（embodied affect）、“流动性”（affective flow）和“社会互动性”（social interactional affect）的特

1 参见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许绮玲、林志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5页。“Aura”一词在中文学界有“灵光”与“灵韵”两种译法。许绮玲、林志明译本采用“灵光”，而本文选用“灵韵”以强调其作为文学情感审美特质的持续性与流动性。两种译法在学理上并无本质差异，本文统一使用“灵韵”。

2 参见 Gillian Harkins, "Virtual Predators: Neoliberal Loss and Human Futures in the Cinema of Pedophilia," *Social Text* 2 (2013): 123-144.

质。¹斯宾诺莎 (Baruch de Spinoza) 和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的情动理论进一步强调情感流动的生成性与交互性, 它既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统, 也塑造着文学的表达本质。然而, 当算法试图以高度精确和数据化的方式模拟人类情感时, 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情感表达的“技术中介化”和“灵韵熵增”现象, 即文学作品中情感深度的不断丧失以及人类独特创造性的削弱。从传统文学依赖创作者的具身性体验, 到工业化时代的情感规范化与符号化, 再到人工智能 (AI) 技术参与下的情感“技术中介化”, 情感的表达逐渐从自发性向程序化过渡。在AI生成的文学作品中, 情感因缺乏创作者的真实生命体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化特征: 它倾向于模式化与熵增化, 难以触及斯宾诺莎所强调的“主动情动” (刘芊玥 207) 和马苏米 (Brian Massumi) 提出的“情动强度” (intensity) 的深层体验 (金雯 46)。²

然而, 技术的介入并非完全负面, 它为文学情感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马苏米认为, 通过技术与情感的协同, 可以释放隐藏在“虚拟与实际”之间的情动交互潜力, 重塑文学情感的多维表达。³ 人机协同模式既可以拓宽文学边界, 又可以使得文学情感在新的技术生态下依然有生命力。本文以文学情感为研究对象, 结合情感理论, 探究其从传统到 AI 时代的演变过程, 分析技术对情感表达的异化现象, 并从人机协同创作角度提出应对路径。如何在技术赋能与人类主体性之间保持平衡, 使“灵韵”在技术与人文的张力中重新生成, 将成为重新定义文学价值的关键问题。

一、文学情感与灵韵的历史流变

文学情感表达的演变历程可以视作人类不断实践与完善情感书写的动态发展史, 其核心不仅在于对个体情感体验的捕捉, 更在于文化群体记忆与社会交互意义的深度连接。“灵韵”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象

1 Affect (拉丁语 affectus) 作为斯宾诺莎哲学的核心概念, 兼具心理和生理双重属性。虽与 feelings (感觉)、emotions (情绪) 相关, 但内涵更丰富。中文译法存在争议, 目前学界较认可“情动”, 更好地体现其力的流动性特征。从词源看, affect 首要含义是“影响”, 既指主动施与, 也包含被动接受。在当代理论中, affects 多用复数形式, 表明情感理论涵盖多样的情感体验及其复杂关联。考虑到语言约定俗成, 本文使用“情感”译法。参见 刘芊玥: “‘情动’理论的谱系”, 《文艺理论研究》6 (2018): 203-211; 金雯: “情动与情感: 文学情感研究及其方法论启示”, 《文化艺术研究》1 (2022): 44-55; 刘亚猛: “‘情感转向’与西方修辞研究的自我更新”, 《当代修辞学》3 (2022): 1-17; 陆扬: “‘情感转向’的理论资源”, 《上海大学学报》1 (2017): 30-38; 汪民安: 《情动、物质与当代性》,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22年, 第3-20页。

2 本文援引的理论存在内在张力: 本雅明强调“灵韵”的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 德勒兹突出情感的流动性与生成性。但这种张力恰恰构成本文分析的动力: 数字时代的“灵韵”正从静态的“此时此地”转向动态的“分布式存在”, 需要在独特性与流动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这也是本文的理论立场。

3 参见 刘芊玥: “‘情动’理论的谱系”, 《文艺理论研究》6 (2018): 207。

征着文学创作的独特性与真诚性，也表现为一种记录情感深度与延续文化体验的精神力量。根据本雅明的观点，文学的灵韵源于其不可复制的特性及创作中融入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而情感理论为理解文学情感提供了新的视角，认为情感不只是内省化的心理活动，更是身体化的、动态流动的、具有交互性的驱动力系统。¹ 斯宾诺莎的情感理论指出情感不仅是个体的身体状态，也是主体与世界互动的结果，“快乐”“痛苦”和“欲望”这些核心维度通过文学书写转化为持久的文化体验。² 文学情感的表达以不同的时代为契机，逐渐从群体体验到个体表达，从形式规范到碎片化创新，呈现出情感书写的丰富演化。

古典时期的文学描绘，将人类情感融入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之中，体现出一种共鸣性的“情感场域”（affective field）。如中国的《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用自然意象来表现情感的深沉，用意象来唤起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文化共鸣。这样的书写既表现出了自然同人类情感之间的密切联系，又表现出本雅明所提出的灵韵的不可重复性，即情感体验经由象征而具备了特别的精神价值。根据斯宾诺莎的观点，这种跨越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情感流动，是一种“身体与环境共同生成”的情感力量（3）。古希腊文学中也有这样的表达，比如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通过命运、伦理与个人选择复杂交织的叙事，表现个体情感与群体文化的张力。根据德勒兹的情动流变的观点，这种情感不仅是个体化的体验，更是社会行为的驱动力，是一种通过角色与场景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情感力量。³ 文学灵韵在此就表现为情感和角色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动态生成。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由群体书写转向对个体内心复杂情感的挖掘。灵韵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强的主体性，并与作品所强调的心理结构紧密相连。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借助角色情感叙述与内心独白，把伦理、情感、社会结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书写模式不仅揭示了伦理与政治因素在情感生成中的重要性，也开创了现代戏剧中心理维度的表达方式。这种情感表达不仅开创了现代戏剧的心理维度，也体现了本雅明所说的灵韵的“此时此地性”——文学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能把个体的存在置于无法替代的情感场域中。

浪漫主义时期，文学情感表现出由个体内心转向与自然交互的自由流动。这一时期的文学强调情感的自然与自发性，展现出文学灵韵的主观性与

1 参见金雯：“情动与情感：文学情感研究及其方法论启示”，《文化艺术研究》1（2022）：45-46。

2 参见 B. Spinoza, *Ethics*, translated by W. H. White, Hertfords: Wordsworth Editions, 2001, 146.

3 参见 Gilles Deleuze, "Lecture Transcripts on Spinoza's Concept of Affect (1978-1981)," *LES COURS DE GILLES DELEUZE*, 2017 Webdeleuze. Tous droits réservés. V. 1.1. Available at: https://www.gold.ac.uk/media/images-by-section/departments/research-centres-and-units/research-centres/centre-for-invention-and-social-process/deleuze_spinoza_affect.pdf. Accessed 29 December 2025.

个体化。这种情感表达与奈杰尔·斯瑞夫特 (Nigel Thrift) 提出的“非表征情动” (non-representational affect) 高度一致, 即情感是一种未被完全编码化的自由力量。¹ 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提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这是文学书写从规范化表达转向个体体验的重要转折。他的诗歌以自然为媒介, 将情感的生成和传递开放至更广泛的文化场域, 展现了“情感场域”的无限可能性。² 这种表达不仅激发了创作者与自然之间的深度连接, 也赋予了文学灵韵更强的个人主义特征。文学情感在这一时期不仅是内心状态的反映, 更是个人反思与行动的驱力量, 灵韵深深嵌入创作者的主观性之中。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时期, 文学情感表达更加碎片化、多样化, 其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实验拓展了传统的书写逻辑。文学灵韵从统一性的情感表达转向动态流变, 体现出跨时空的复杂性, 呈现出“情感场域去中心化”的特征。现代主义文学, 如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的作品, 就用意识流的手法把即时的情感和心理流动当作表达的主要手段。这种情感生成方式跳脱了静态描绘, 转而捕捉情动的后效力, 展现了主体间情感的流动、分裂与转化, 其表现更具有开放性。这使灵韵从静态转向动态与流变, 表达了情感在主体间的流动、分裂与转化。这种体现“情动后效力”的书写方式使情感表达不再单一, 而呈现出跨时空的复杂性。

后现代主义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文学的情感表达逻辑。非线性叙事与形式实验将情感书写变成一个开放且多义的空间。例如品钦 (Thomas Pynchon) 等作家的作品就模糊了灵韵的单一定义, 通过技术与人文的深度交织, 使文学的情感表达充满了新奇的交互意义。后现代主义不再局限于情感的个人化表现, 其不确定性的书写形式彰显了文学创作者对情感与形式的不断探索与多重建构。这一书写方式可以理解为对德勒兹“情动流变”理论的延展, 情感不仅是静态描述的结果, 更成为文学表达的驱力量。³

由上可见, 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 文学的情感表达经历了从规范性书写到实验性探索的跨越, 展现出从整体性到个体化、从稳定性到动态流变的多维演化过程。无论是古典时期的“情感场域”, 还是现代文学的“流动性与生成性”, 灵韵始终是文学情感表达的核心灵性所在。它不仅是文学的审美内核, 更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柱, 使文学具备了跨越时空、超越文化背景的持久生命力。文学情感的动态生成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人类情感需求与文化愿景, 为社会与个体的持续互动注入新的动力。

1 参见刘亚猛: “‘情感转向’与西方修辞研究的自我更新”, 《当代修辞学》3 (2022): 4。

2 参见转引自 M. H. Abrams and S. Greenblatt,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2,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303.

3 参见 Gilles Deleuze, “Lecture Transcripts on Spinoza’s Concept of Affect (1978-1981),” *LES COURS DE GILLES DELEUZE*, 2017 Webdeleuze. Tous droits réservés. V. 1.1. Available at: https://www.gold.ac.uk/media/images-by-section/departments/research-centres-and-units/research-centres/centre-for-invention-and-social-process/deleuze_spinoza_affect.pdf. Accessed 29 December 2025.

二、技术变迁与文学情感表达的异化与赋能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学情感表达方式经历了显著的形态转变。由手工抄写的文学时代到印刷术普及的工业化时期，再到数字化时代的信息传播技术，人类书写情感的方式逐步发生了深远变化。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形式上的转变，更引发了情感表达本质上的异化——情感表达从自主性的主体活动转变为受技术系统支配的标准化过程。根据斯宾诺莎和德勒兹情动理论的观点，技术作为嵌入情感表达过程中的“动态力量”（dynamic forces），并非简单的中性媒介，而是通过影响情感表达的生成逻辑，在赋能文学表达的同时也在塑造并改变情感的内在特质。¹

在工业化时代，通过印刷术、机械化生产以及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文学情感的表达方式逐渐走向规范化与符号化。从技术嵌入的角度来看，马苏米指出，“情感流动”一旦进入技术系统便被编码化，就会成为一种可量化、可复制的表现形式。²这使得19世纪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一种迎合市场需求的公式化叙事。畅销小说中常见的“情感冲突+解决方案”的模式无形之中成为固定准则，将深层情感体验简化为可预测的模板，造成情感表达的统一化危机。

这一时期的“规范化情感表达”显著异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情感不再体现为主体自由流动的个体体验，而是一种经过市场编码的文化商品。这就导致一种“情感熵增”（affective entropy）——情感表达从多样化、高度个性化的状态退化为同质化、可预测的模式。³在技术的规训作用下，文学情感逐渐丧失自身的开放性与强度，从而向重复性的、可预测的叙事模式演化。这种熵增化使文学情感表达变得单调乏味，失去了对复杂、细腻情感体验的深刻表现。

进入数字化时代，技术的革新为文学情感表达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加剧了情感表达过程的碎片化与去中心化这一趋势。数字媒介使文学创作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化。在线平台及短内容传播（如微小说、社交媒体帖文）使情感表达变得短促、分散，不再依赖传统线性叙事，成为技术与情感交互的副产物。与此同时，在数字化内容生产过程中，情感表达逐渐被算法实时操控。这种操控创造了一种“预设情感场域”（pre-programmed affective field）（Colman 171），即情感表达不再以人的主体体验为核心，而更多地受到技术系统的约束。例如，在网络文学中，情感的书写方式往往受到“热

1 参见 Gilles Deleuze, "Lecture Transcripts on Spinoza's Concept of Affect (1978-1981)," *LES COURS DE GILLES DELEUZE*, 2017 Webdeleuze. Tous droits réservés. V. 1.1. Available at: https://www.gold.ac.uk/media/images-by-section/departments/research-centres-and-units/research-centres/centre-for-invention-and-social-process/deleuze_spinoza_affect.pdf. Accessed 29 December 2025.

2 参见刘芊玥：“‘情动’理论的谱系”，《文艺理论研究》6（2018）：208。

3 参见 Felicity Colman, "Affective Entropy: Art as Differential Form," *Angelaki: Journal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1 (2006): 169-178.

度”“点击量”等数据指标的塑造。情感因此被重构为一种市场化策略，成为流量驱动的叙事元素。这不仅限制了情感表达的多样性，也削弱了文学作品中开放性的情感生成力量。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文学情感表达的程序化现象。AI参与文学创作引发了关于情感真实性的质疑：它是否能生成“具身化”的深层次情感，而不是单纯的模式化或者数据拼接？从情感理论的角度看，AI创作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其难以实现德勒兹所说的“情感生成”（affective genesis）。AI系统虽然能够模仿人类的情感表达模式，但缺乏马苏米强调的“身体化情感”（embodied affect）基础。这种情况下的“灵韵”呈现出本雅明所未预见的新特点：它不再完全依赖于创作主体的独特性，而是在人机交互中产生的一种新型情感场域。这种情感场域既保留了技术的精确性，又需要人类主体的情感投入才能真正激活。

AI创作中情感表达的异化主要表现为缺乏“情动强度”。正如斯宾诺莎和德勒兹所强调，情感的生成与主体的身体经验密不可分。¹以AI写作平台创作的诗歌为例，其情感表达往往停留在表层词句堆砌，难以像徐志摩《再别康桥》那样传达深刻的个人情感体验。这种“异化的情感表达”导致文学创作的“熵增化”，缺乏真正源自生命体验的情感深度。然而，AI创作也为情感表达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人机协同创作模式正在重塑当代文学创作边界，既保留人类情感温度，又借助AI计算能力开拓新的表达空间，这为突破既有情感表达模式提供了新的可能。

可见，技术的介入使文学情感表达在异化与赋能之间呈现出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技术对情感表达的程序化、模式化与符号化带来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挑战；另一方面，它通过协同创作与情感场域的重塑，为文学提供了全新的表达维度。这种张力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主体在面对技术介入时的文化调整过程。从情感理论视角来看，我们仍需警惕情感的异化现象，同时探索技术对文学情感表达的赋能机制，通过人机协同实现文学情感的深度挖掘与流动性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情感既是在保护中继承传统，也是在发展中突破限制，继续塑造人与世界互动的文化对话。

三、AI时代文学情感的多维重建

文学在应对技术异化的同时，也通过不断创新寻找新的情感表达路径。这种创新不仅是对传统文学的延续，更是在面对新的技术语境时的主动探索与突破。从情感理论的视角来看，创新的文学情感表达方式可以看作对“情感流动”和“情感场域”的重塑。这种重塑不仅扩展了文学的表现力，也推动了文学功能从审美经验向人类交互体验的新转型。

首先是从线性叙事到跨媒介表达的形式创新。随着技术的进步，文学的

1 参见汪民安：《情动、物质与当代性》，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页。

叙事形式逐渐从传统的线性书写转向多样化、跨媒介的表达方式。这种形式创新一方面打破了文本的单一性，另一方面也创造了新的情感体验。例如，互动小说、VR文学等跨媒介作品通过打破传统的时间线逻辑，将读者置于动态的情感场域中，增强了情动的“参与性”和“生成性”。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情感表达的可能性。通过将读者带入“沉浸式情感场域”，文学作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语言叙事形式，而是演变成为一种全新的身体化交互体验。以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短篇小说《变形记》的VR改编为例¹，读者通过VR设备直接进入主人公变成甲虫后的生活场景，通过沉浸式体验真实感受角色的心理孤立与社会排斥，产生更深刻的心理共鸣。这种创新方式展现了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学创作与传播领域的广阔前景。

文学情感的内容创新是另一重要方向。在技术参与的背景下，作家开始尝试对情感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与扩展，将个体体验与社会问题结合。例如，近年来基于环境危机、全球化等宏观议题的“生态文学”通过自然与人类对话的情感塑造，引发了读者对世界性问题的共情。²这种文学实践扩展了情感的维度，使其不再局限于个人的身体与意识，而成为人类与自然、社会互动的一部分。

此外，情感表达的内容创新还表现为对边缘化群体的关注。许多作家通过书写边缘化群体的情感体验，赋予文学一种“情感疗愈”功能。这种书写方式不仅是对个体自主性与身份认同的反思，也是对文学情感表达社会功能的新诠释。例如，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作品通过深刻剖析种族与性别议题，将边缘化个人的情感置于文学的核心，促使读者感知和反思情感的复杂性与社会性。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在重塑文学生态。区别于传统的人类创作，人工智能文学依托算法、算力和海量语料库，通过向量式语言生成机制，能够根据提示词自动创作诗歌、小说等作品。这种新型创作方式推动了写作形态从纯人类创作向人机协同的转变。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从2016年AI参与创作的作品通过日本“星新一奖”评委审核³，2018年美国作家Ross Goodwin创新性地将文本模型与摄像机、GPS相结

1 参见 Ágnes Karolina Bakk, "VR Adaptations: Faithfulness and Interactions—Interview with Mika Johnson," *Theorising and Designing Immersive Environments*, edited by Ágnes-Karolina Bakk and Péter Kristóf Makai, Cham: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5, 77-81.

2 参见 王玉明、冯晓英：“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生态文学的价值蕴含”，《中国社会科学网》2025年4月22日，访问网站：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4/t20250422_5870115.shtml。

3 参见 人民网日本频道：“日本人工智能写出小说 在‘星新一奖’大赛中通过初审”，《人民网》2016年3月23日，访问网站：<http://japan.people.com.cn/GB/n1/2016/0323/c35466-28221366.html>。

合来生成文学作品¹，到2019年陈楸帆与AI合作的《出神状态》获AI文学榜桂冠²，再到2023年沈阳创作的《机忆之地》获奖³，这些成功案例表明，人工智能采用的“根茎式”知识系统不仅能获取信息，还能使语言产生不同层次的表现力，形成独特的“异质性重复”美学特征。这种创新不仅打破了传统写作中的时序性和因果关系，也消除了空间维度上中心与边缘的界限，使文本成为开放的意义场域。在这种从“具身逻辑”向“计算逻辑”转变的过程中，AI辅助写作已成为一种新趋势，作家们通过AI生成的情感数据模型，能够重新定义情感氛围的建构，拓展情感表达的深度与广度。这种协作模式既保持了文学作为交互式文化载体的特质，又确保了技术服务于主体情感体验的本质，避免完全取代创作者的情感驱动力，为文学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但这种协作需要满足关键条件：技术辅助而非替代人类情感投入，算法设计需遵循人文价值导向，持续校准人机边界以防创造力退化。缺失这些机制，“共生”可能沦为“异化”的另一形式。因此，AI重拾“机械复制时代”所逝去的灵韵并非自动实现，而是需要持续建构的动态过程。如果说传统艺术的灵韵来自其“此时此地”的独特性，那么数字时代的灵韵则体现为一种“分布式存在”（distributed presence）。这种新型灵韵不再受限于物理空间的唯一性，而是通过技术网络实现多点同时在场。这一特点揭示了数字时代艺术作品的新型存在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不必将技术视为对情感表达的威胁，而可以通过技术工具实现新的情感场域设计与重塑。这一协同模式为文学情感表达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即在技术的推进中探索更高度融合、更加多维的情感书写方式。

尽管技术为文学情感表达提供了无数的创新契机，人文关怀仍是文学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文学创作领域展现出惊人的能力：智能写作系统能够通过情感曲线分析技术精确把握小说时间线和人物情感变化，在创作诗歌等短篇作品时，甚至已能超过大多数人类创作者的水平。然而，实践表明，AI生成的打斗场景虽然流畅，但情感转折点仍需人工干预；AI诗歌的意象组合虽然精妙，却总是缺少“心跳声”。⁴在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文学需要避免沦为由算法主导的冷漠表达，而应在创新中保留一种“情感真实性”。文学的本质是“人学”，是人类情感和思想的独特表达。写作过程中的苦与乐、焦虑与表达、对语言的斟酌把握，以及基于人类生命体验的深度与复杂性展开的情感表现，都是AI无法真正替代的。因此，AI作品

1 参见 高斯寒、约瑟夫·威尔逊：“人工交流”，《世界科学》7（2023）：51-52。

2 参见 陈楸帆：“GPT时代的创意写作”，《文艺报》2023年5月29日，第02版。

3 参见 余梦琰：“AI将提升科幻文学的创造力——《机忆之地》创作的启示”，《光明日报》2024年7月6日，第09版。

4 参见 孙磊、黄宙辉：“精确算法能替代人类“心灵的震颤”吗？”，《羊城晚报》2025年2月23日，第A05版。

的灵韵源自人类的生命体验，是人类感知、情感 and 理解的结晶。¹ 这些作品只有在与人类产生互动、被人类感知和理解的过程中，才能真正焕发生机，展现其艺术价值。正是人性的注入和人文关怀的融入，才能赋予 AI 作品以灵魂和意义。

此外，文学的发展还必须回应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的挑战。跨文化交流、边缘群体书写等内容未来将在文学情感表达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推动文学从传统叙事走向开放式的文化对话。文学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媒介，更是人类共同情感体验的重要载体。通过形式与内容创新，以及技术协同的探索，文学情感表达将在保留传统价值的同时迎接更多元化的发展。其未来不只是情感的记录，更是情感生成与流变的实践空间，为个体和群体提供理解、交流和感知的桥梁。

结语

通过对文学情感表达历史演变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发现文学情感的“灵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技术与人文的持续互动中不断重构的动态过程。从古典时期的“情感场域”到现代主义的“流动性生成”，再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分布式存在”，文学情感表达的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对传统边界的突破和对新可能性的探索。传统艺术的灵韵来自其“此时此地”的独特性，而数字时代的灵韵则体现为“分布式存在”，呈现出全新的美学特质。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情感表达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态模式。技术不再是外在的工具，而成为内在的创作要素；人类也不再是唯一的创作主体，而是协作网络中的核心节点。这种转变使文学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征：创作主体趋向多元化，读者与作品的关系得以重构，文学评价标准亦随之革新。文学以其独特方式诠释了传统与现代、个体与集体、人文与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展现出在数字化浪潮中的创造性适应能力。未来文学的发展，需要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坚守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文学的“灵韵”将以新的形式延续，继续为人类的情感表达和文化遗产提供不竭动力。这一演进过程既体现了文学自身的生命力，也彰显了人类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创造性潜能，为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代文化挑战提供了重要启示。

Works Cited

- Abrams, M. H. and Greenblatt, 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2.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 Bakk, Ágnes Karolina. "VR Adaptations: Faithfulness and Interactions—Interview with Mika Johnson." *Theorising and Designing Immersive Environments*, edited by Ágnes-Karolina Bakk and Péter Kristóf Makai Cham: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5. 77-81.

1 参见 彭锋：“人工智能与灵韵重现”，《电影艺术》5（2024）：18。

- 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许绮玲、林志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Benjamin, Walter. *Facing the Era of Aura's Disappearance*, translated by Xu Qiling and Lin Zhiming.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08.]
- 陈楸帆：“GPT时代的创意写作”，《文艺报》2023年5月29日，第02版。
[Chen Qiufan. “Creative Writing in the GPT Era.” *Literature and Art News* 29 May 2023: 02.]
- Colman, Felicity. “Affective Entropy: Art as Differential Form.” *Angelaki: Journal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1 (2006): 169-178.
- Deleuze, Gilles. “Lecture Transcripts on Spinoza’s Concept of Affect (1978-1981).” *LES COURS DE GILLES DELEUZE*, Webdeleuze,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gold.ac.uk/media/images-by-section/departments/research-centres-and-units/research-centres/centre-for-invention-and-social-process/deleuze_spinoza_affect.pdf. Accessed 29 December 2025.
- 高斯寒、约瑟夫·威尔逊：“人工交流”，《世界科学》7（2023）：51-52。
[Gao Sihan and Joseph Wilson. “Artificial Communication.” *World Science* 7 (2023): 51-52.]
- Harkins, Gillian. “Virtual Predators: Neoliberal Loss and Human Futures in the Cinema of Pedophilia.” *Social Text* 2 (2013): 123-144.
- 金雯：“情动与情感：文学情感研究及其方法论启示”，《文化艺术研究》1（2022）：44-55。
- [Jin Wen. “Affect and Emotion: A Study on Literary Emotions and Its Methodology.” *Studies in Culture & Art* 1 (2022): 44-55.]
- 刘芊玥：“‘情动’理论的谱系”，《文艺理论研究》6（2018）：203-211。
[Liu Qianyue. “The Genealogy of Affect Theo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6 (2018): 203-211.]
- 刘亚猛：“‘情感转向’与西方修辞研究的自我更新”，《当代修辞学》3（2022）：1-17。
[Liu Yameng. “The Affective / Emotional Turn and Self-renewal of Western Rhetoric.” *Contemporary Rhetoric* 3 (2022): 1-17.]
- 陆扬：“‘情感转向’的理论资源”，《上海大学学报》1（2017）：30-38。
[Lu Yang. “On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Affective Turn’.”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 (2017): 30-38.]
- 彭锋：“人工智能与灵韵重现”，《电影艺术》5（2024）：12-18。
[Peng Feng. “The Aura and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lm Art* 5 (2024): 12-18.]
- 人民网日本频道：“日本人工智能写出小说 在‘星新一奖’大赛中通过初审”，《人民网》2016年3月23日，访问网站：<http://japan.people.com.cn/GB/n1/2016/0323/c35466-28221366.html>。
- [People’s Daily Online Japanese Channel. “AI-Written Novel from Japan Passes Preliminary Screening of the ‘Hoshi Shinichi Award’.” *People’s Daily Online* 23 March 2016. Available at: <http://japan.people.com.cn/GB/n1/2016/0323/c35466-28221366.html>. Accessed 29 December 2025.]

孙磊、黄宙辉：“精确算法能替代人类“心灵的震颤”吗？”，《羊城晚报》2025年2月23日，第A05版。

[Sun Lei and Huang Zhouhui. “Can Exact Algorithms Replace the ‘Tremor of the Soul’?” *Yangcheng Evening News* 23 February 2025: A05.]

Spinoza, B. *Ethics*, translated by W. H. White. Hertfords: Wordsworth Editions, 2001.

汪民安：《情动、物质与当代性》。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

[Wang Minan. *Affect, Materiality, and Contemporaneity*. Jinan: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2.]

余梦珑：“AI将提升科幻文学的创造力——《机忆之地》创作的启示”，《光明日报》2024年7月6日，第09版。

[Yu Menglong. “AI Will Enhance the Creativity of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Insights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Land of Machine Memories*.” *Guangming Daily* 6 July 2024: 09.]

王玉明、冯晓英：“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生态文学的价值蕴含”，《中国社会科学网》2025年4月22日，访问网站：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4/t20250422_5870115.shtml。

[Wang Yuming and Feng Xiaoying. “The Value Implications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Network 22 April 2025. Available at: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4/t20250422_5870115.shtml. Accessed 29 December 2025.]